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2022年12月31日

第92期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540-2339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紀念大衛·格裏芬

【美】小約翰·柯布 張羽佳譯

親愛的中國朋友們：

我很高興你們在這次紀念會上紀念大衛。他和我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我善于管理機構，大衛善于組織會議，他的學術水平更高。我們一起工作了幾十年，我不記得我們之間有過任何爭執或分歧。我們相互理解，這種理解的深度甚至是我在其他地方從未經歷過的。

名義上，我是大衛的老師。但在他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他也成了我的老師。多年來，他為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組織了幾十次會議，我對其中一些會議的主題都知之甚少，但他對每一個主題都進行了研究，其中某些研究也影響了我的思想。

最重要的是，他對2001年9月11日紐約三座大廈的襲擊事件做了大量的學術研究，他把我也引領到了這個領域。我當時已經對全球發生的事情非常感興趣，但我的知識很膚淺。是大衛帶領我對我自己的國家，特別是對其帝國主義野心有了更深刻、更痛苦的了解。

當然，他對9·11真相的關注使他進入了大多數美國人希望不去觸及的研究領域。即便在過程思想研究社區之中，也有許多人沒有研究就否定了他的工作。與其相信你自己的政府犯了可怕的罪行，不如相信其他國家應該對襲擊負責，這要舒服得多。但是大衛祇致力於追求真相。

在《聖經》傳統中，“先知”通常祇有在死後才被歌頌。他們說出了社會和統治者不希望看到的真相。我們中有些人認為最偉大的先知是耶穌，他無畏地說出了

猶太領袖和羅馬人都不希望聽到的話。他最初的消息是：要愛我們的敵人。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後沉默。

但是耶穌的消息仍然不時被人們聽到。在我們這個時代，聖雄甘地注意到了耶穌，甘地以非暴力方式將英國人逐出印度。在經歷了數百年的奴隸制、剝削和殘忍對待之後，馬丁·路德·金將他的人民聚集起來，學習甘地的方法，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對種族的看法。

當然，大衛的成就不能與他們相比。但他也愛他的敵人。他被人嘲笑、譴責。他祇用謹慎的、尊重的、學術性的觀點來回答。他的對手在《大眾機械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想要證明大衛是錯誤的。大衛則以縝密的學術分析作為回應。後來便無人再試圖駁斥大衛。

敵人也就是美國政府、商界、帝國主義者，以及相信所謂“專家”所言的普通美國人，他們發現無法贏得這場辯論。因此，大衛被簡單地封殺了，并系統性地被報紙、雜誌和圖書出版商拒之門外。大學和教堂也對大衛關上大門。

大衛的著作分析了紐約三座摩天大樓倒塌和五角大樓破壞的巨大陰謀。在沒有提到大衛的名字的情況下，對大衛的屢次回應都是說祇有傻瓜和惡棍才會關注陰謀論。

大衛沒有抱怨，他祇是繼續說出真相。我很高興，現在有成千上萬的有執照的建築師和工程師同意他的觀點。他們已經證明了官方所說的故事在物理學上的不可能性。當然，他們也被報紙和出版商拒之門外。但是

讓成千上萬的專業權威保持沉默，比讓一個孤獨的耶穌追隨者沉默要難得多。我相信大衛作為“先知”的工作將在不久之後得到平反。那時有“可能”，美國人民將開始重新思考9·11事件的官方說法所強加給我

們的帝國主義目標。那麼最終大衛可能可以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相媲美。

（譯者張羽佳，南開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2020年2月11日格裏芬在其老師小約翰·柯布95華誕慶生會上（左起蘇哈克博士、柯布博士、樊美筠博士、王治河博士、格裏芬博士）

格裏芬與中國

——著名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家大衛·格裏芬先生學術紀念會

李玲 林靖 詹敬秋

北京時間2022年12月31日上午，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IPDC）會同美國過程研究中心（CPS）在線上召開“格裏芬與中國——著名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家大衛·格裏芬先生學術紀念會”。紀念會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樊美筠博士主持，著名生態翻譯高和然女士和張羽佳女士擔任大會的同聲翻譯。有機過程哲學第三代傳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小約翰·柯布博士，格裏芬夫人安妮女士，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菲利浦·克萊頓教授，美國旗杆大學校長珊卓·盧巴斯教授，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安德魯·施瓦茨博士，曾慶華教授，魯樞元教授，史瑞杰教授，劉孝廷教授，王寅教

授，胡穎峰研究員，廖曉義女士，楊富斌教授，肖顯靜教授，楊麗教授，曲躍厚教授，張廣林秘書長，裴勇博士、吳偉賦教授、陸維東先生，張媛媛女士，王俊鋒博士，于思群女士等160餘名中外知名學者和環保、公益人士通過zoom參加了大會，另有56萬餘人通過北大i1898和綠會融媒平臺觀看了本次會議。

樊美筠博士在開幕辭中說，格裏芬博士的不幸離世，不僅是格裏芬夫人的巨大損失，是其家庭的巨大損失，也是美國過程哲學界的巨大損失，更是世界的巨大損失。2012年，在格裏芬參加東南大學的學術會議時，當時的南京大學校領導在會上深情款款地說：我們這一代學者是在閱讀他的書，特別是他的《後現代科學》一書的過程中長大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中

國學者驚聞格裏芬博士去世的消息後，紛紛寫詩、著文紀念他，也發來許多唁信唁電的原因，也是我們為什麼舉行這個線上致敬格裏芬的追思會的主要原因。

紀念會在短片“你愛，故你在——致敬格裏芬”的播放中拉開了沉痛追思的序幕。這部短片是由著名生態導演譚宜永先生和他的團隊專門為本次活動制作的

格裏芬博士的導師小約翰·柯布院士

在發言中高度贊揚格裏芬的學術水平及嚴謹的求真態度。他認為格裏芬博士善于使用謹慎的、尊重的、學術性的觀點來回應他的學術對手，認為格裏芬博士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大愛精神可堪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相媲美。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施瓦茨博士講述了格裏芬博士與病魔鬥爭的過程，及其在擔任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創始執行主任時的學術精神和工作業績。施瓦茨博士認為格裏芬先生是一個頭腦異常清晰的思想家。他既聰明又大膽，敢于挑戰大多數人回避的難題。他工作的深度和廣度，參與重要問題的敏銳和善良心態，一直是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的典範，並將繼續引導我們走向未來。

美國“生生不息地球運動”的代表波妮·塔瓦特女士在發言中提到格裏芬的思想改變并啟發她的生活。她認為格裏芬先生的無畏精神以及堅持不懈敢講真話的勇氣，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種持續的激勵。格裏芬是一盞明亮的勇氣之燈，在這個全球衝突的黑暗時期閃耀着光芒。

中國生態批評界的領軍學者，2018年“柯布共同福祉獎”得主魯樞元教授在發言中說：“格裏芬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家，是懷特海過程哲學的杰出傳人，在中國學術界有重大影響。在我從事生態批評、生態文化研究的道路上，格裏芬教授的著作曾經給過我許多有益的啟示和激勵。在我的印象裏，他



大衛·格裏芬博士（David Ray Griffin, 1939–2022）

是一位儀表堂堂、熱情溫和、永遠面帶微笑的學者。實際上他却又是一位思想激進、文字犀利、政治意識強烈的生態鬥士。如今，他去世了，但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師範大學劉孝廷教授則以一首精妙的藏頭詩表達了對格裏芬的無限崇敬及思念之情，該詩想要表達的思想匯成一句話就是：格裏芬是真君子，與日月同輝！

美國旗杆大學校長、格裏芬先生的學生珊卓·盧巴斯基教授認為格裏芬先生擁有騎士一般的品質：英勇不屈、剛正不阿、充滿勇氣、品行高尚。她說格裏芬先生年輕時雖是一位小號演奏樂手，却同時有着哲學家 and 神學家的智慧和敏銳思維。他致力于推進真理和良善，他的博學多才，受人欽佩且令人敬畏。格裏芬是一位有遠見的人，他立志忠于真理，忠于世界，忠于說服力，他帶着驚奇進行激進的探究，不知疲倦地、有說服力地進行論證，促使人們的思維方式向過程—關係的形而上學轉變，向建設性後現代世界觀轉變，促使我們擺脫侵蝕生命的存在方式，轉向肯定生命的存在方式。

天津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原天津社科院院長史瑞杰博士在發言中介紹了格裏芬的後現代思想在中國的影響，提出對格裏芬的後現代精神最好的紀念，就是繼續把格裏芬後現代精神與中國特色實踐緊密結合，正確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

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會長、四川外國語大學博導王寅教授的發言題目是“建設性後現代哲學家的語言觀”。他在發言中分別討論了柯布、格裏芬和王治河三位建設性後現代哲學家的語言觀。他相信，格裏芬的語言觀連同其光輝的思想將生生不息，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華夏文化基金執行主任裴勇先生認為格裏芬教授是建設性後現代思想、生態文明的大力倡導者，是美國真

正具有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除了思想和哲學上的真知灼見，格裏芬關注人類命運，關注社會的公平正義。他勇于挖掘真相，揭露資本勢力的虛偽本質，反對美國軍工復合體和金融吸血的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格裏芬的達觀無畏、視死如歸的精神令人感動和敬佩。

解放軍原後勤學院曲躍厚教授是柯布和格裏芬博士合著的《過程神學》中譯本譯者。他援引中國當代著名詩人藏克家的詩句“有些人死了，但他還活着；有些人活着，但已經死了”來稱贊格裏芬，認為格裏芬屬於世界，屬於永恒。他相信來生還會再見到格裏芬博士。

華南師範大學的博士生導師肖顯靜教授認為格裏芬是“一位從未聯系但是給予本人啓蒙的學者”。格裏芬博士的“後現代科學”思想，打開了從科學哲學角度研究科學與環境問題關聯的一扇窗，具有啓蒙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菲利普·克萊頓教授分享了發生在他與格裏芬博士共事42年中的三個故事，他講述了格裏芬博士對工作的熱忱，對過程哲學的真知灼見，對生活的熱情和幽默態度以及和病魔抗爭的勇氣。克萊頓教授認為格裏芬博士是最偉大的過程哲學家之一，是一位杰出的懷特海研究者，是國際過程學界所有人學習的榜樣。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榮譽學院執行院長、生態文明拓展中心主任楊富斌教授高度評價了格裏芬教授的後現代思想。他引用懷特海在《論不朽》中的話，講述了格裏芬教授在其有限的生命中所創造的價值不朽性，提出格裏芬博士在哲學思想上的卓越貢獻，使其一定會在人類思想史上名垂千古，並以其富有鮮明特色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風格而永遠活在堅持過程哲學思想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的人們心中。

中國著名生態刊物——江西社會科學院的《鄱陽湖學刊》主編胡穎峰研究員認為格裏芬博士是一個忠誠于世界的生態俠哲，一個為地球生命操心的哲學家，一個卓越的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家，是生命中的一種非凡力量，就像光芒，一直在那個地方。胡主編認為我們對格裏芬博士最好的懷念，就是閱讀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他說了什麼，我們從中看見了什麼，獲得了什麼啓迪和智慧。她希望更多的人讀懂格裏芬博士。

著名環保領袖廖曉義女士代表北京生態地球團隊感謝此次盛會，使她們可以有機會緬懷格裏芬先生，曉義女士哽咽地回憶起格裏芬博士的音容笑貌，回憶起格裏芬先生以溫良和熱情對待每一個人。她強調緬

懷格裏芬博士的最好方式是繼承他的遺願，呵護好我們美麗的星球。

中國建設性後現代實踐者社群——青色星球發起人陸維東先生說“格裏芬博士是當代對我影響最大的過程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他認為格裏芬博士所有的著作、思想和人格魅力就是格裏芬對神聖實在的創造性回應。格裏芬博士作為一位始終如一的求真者、勇士和充滿慈悲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其洞見和精神會在未來繼續指引人們參與有機過程哲學、過程神學和建設性後現代理念的傳播。他堅信格裏芬博士會以一種新的生命形式繼續貢獻于宇宙的真善美。

哈爾濱師範大學的博士生導師楊麗教授分享了格裏芬博士的《解構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的奠基者》一書對她的啓發和教育。格裏芬博士是她從事懷特海有機哲學、研究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研究的啓蒙者，閱讀他的著作令其感受到他思想的深刻洞見性。她相信格裏芬的思想會影響更多的人！

浙江開放大學的吳偉賦教授講述了與格裏芬博士的四次相遇，從初識格裏芬博士及其領軍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運動起，至精讀格裏芬博士的《後現代科學》一書，再到深耕格裏芬博士把生命與學問打成一片的高尚品質和人生境界。吳教授認為格裏芬博士是哲學大師、神學大家、時代偉人、反帝鬥士與生態聖人，他的思想永遠是人類偉大的寶貴財富和精神指南。

中山大學 One Health 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媛媛女士分享了格裏芬博士的深刻洞見給自己的震撼和啓迪，認為它使自己終於理解了過程哲學的整體任務就是“將道德的、審美的、以及宗教的直覺與科學的最普遍力量結合起來以形成一種首尾一致的世界觀”。斯人已逝，精神長存，格裏芬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溫州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王俊鋒博士以“緬懷格老之過程思想于我人生之會通”為題，分享了他與過程哲學及格裏芬博士的緣分之精美。過程思想學者們智慧幽深，光而不耀，富有生活智慧，且能將哲思與生活融合，于平凡中見不凡。王博士認為通過對懷特海、哈茨霍恩、柯布、格裏芬等學者著作的閱讀，以前對自然幽而未發的思考有了更清晰別樣的認知，特別是對自然的關懷、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醒悟。他希望和愛人鄭金容女士正在福建修建的“和美生態園”能夠延續格裏芬“覓取芝蘭次第培”之精神。

生態作家、後現代有機農人于思群女士分享了格裏芬博士所傳授給她的人生哲學，認為格裏芬終其一

生都在戰鬥，他既是思想者也是一個行動者。格裏芬是強大、幸運、聰穎而機敏的，然而他却使那些弱小、不幸、平凡或是愚鈍的人感覺充滿希望。他是一個有機過程哲學家，更重要的是，他一生都在應用這一哲學。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秘書長曾慶華先生，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原副秘書長張廣林先生，浙江師範大學王錕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鄭偉博士分別代表基督教、伊斯蘭教、儒家和道教為格裏芬博士禱告祈福。

張廣林先生認為格裏芬博士作為當今時代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建設性後現代思想、理念和行動將是留給我們這個世界的最珍貴的財富和禮物。他的建設性後現代理念將不斷激勵和影響着新一代中國學者努力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助力建設綠色、和諧、可持續發展的中國。

王錕教授認為作為我們時代的生態俠哲，格裏芬教授的風骨操守直追中國儒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人格。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最後

做總結發言。王博士首先感謝各位嘉賓的光臨。他說格裏芬先生是自己的老師，為此他深感驕傲。自己從老師身上學到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格裏芬先生使我們相信：另一種人是存在的，他/她們胸懷大愛，直道而行，是真正意義上的孤勇者；二是一個人的一生可以做許多了不起的事，可以發大大的光，可以影響和溫暖許許多多的人。格裏芬老師曾鼓勵人們“展望一個懷特海世紀”，在2015年的克萊蒙生態文明千人大會上，他再次強調“21世紀將成為懷特海世紀”。由於懷特海哲學是深度生態的，因此說21世紀是懷特海世紀，也就意味著21世紀是生態文明的世紀。他希望與會者為這一新世紀的到來而攜手奮鬥！

作為“我們時代的生態俠哲”，中國的珍貴友人，格裏芬博士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作者李玲，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林靖，雲南普洱學院實習研究員；詹敬秋，哲學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學中國文化教學中心講師）

深切懷念大衛·格裏芬

【美】安德魯·施瓦茨 宋昕霖 譯

許多人已經收到了我們親愛的朋友和老師大衛·雷·格裏芬於2022年11月25日去世的消息，享年83歲。在與癌癥鬥爭了一段時間後，大衛的腫瘤醫生於7月底將他轉到臨終關懷醫院，從8月初到他去世，醫院很快變成了24小時的家庭護理。David是一位被深愛的丈夫、父親、兄弟和同事，他的妻子Ann Jaqua，他的女兒Lydia Griffin，他的兄弟Lee Griffin，他的繼女Jennifer, Allison和Sara Jaqua，六個孫子，以及一個全球過程社區，都在哀悼他的去世，並借此機會慶祝他多年來的深刻影響。

1973年，大衛成為過程研究中心的創始執行主任，並成為克萊蒙神學院和克萊蒙研究生大學的教員。他花了幾十年時間組織富有創意和極富創新的學術會議，在哲學、宗教和神學方面進行嚴謹的研究，用他那令人敬畏的紅筆使學生更加奮進，他的學術成就從根本上塑造了我們時代的過程運動。

對於一些人來說，大衛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在“建設

性後現代主義”方面的工作，這是他創造的哲學分支，在中國具有非凡的影響力。對於其他人來說，大衛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在宗教自然主義、多元主義、超心理學（靈魂心理學）和邪惡的本質方面的研究工作，並在這些主題上撰寫了許多著名的書籍和文章。儘管如此，對於其他人來說，大衛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在2001年9月11日襲擊事件中尋求真相的領導能力。不管你是如何了解大衛的作品的，不管他探索的主題是什麼，或者他提出的問題是什麼，這其中都蘊含一個共同的主題。

大衛是一個頭腦異常清晰和系統的思想家。他既聰明又大膽，熱衷於大多數人回避的難題。他工作的深度和廣度，以敏銳和善良的心態參與重要問題，一直是過程研究中心的典範，並將繼續引導我們走向未來。

【安德魯·施瓦茨（Andrew Schwartz），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譯者宋昕霖，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青年項目主任】

末世先知——緬懷大衛·格裏芬

劉孝廷

大夢君先覺
衛和啓時人
格物通實在
裏仁勇心身
芬芳建設性
真懷過程魂

君承柯布業
子傳中華兒
日居生態屋
月夜聽潮音
同倫寓共情
輝範永世循

(劉孝廷，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一盞明亮的勇氣之燈

【美】波妮·塔瓦特 陳一源 譯

我很榮幸今天能與各位在一起。願大衛·格裏芬知道從美國到中國，再從中國到美國的所有人都非常喜歡和感激他的智慧和一生的工作而安息。

我與大衛·格裏芬博士私下交往不多，但我感到與他非常接近。他在幾個方面對我來說都一位有影響力的老師。我讀過他的許多書。他的思想改變並啟發了我的生活。很偶然，或者說並非偶然，我在克萊蒙的一次售書活動中買到了大衛的超心理學書籍，當時我還是個學生。他的《超心理學、哲學和靈性》(Para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pirituality)一書對我來說是一種肯定，因為我有很多超心理學的經歷。他寫的是看不見的非本地實驗，在學術界和大學裏經常被嘲笑和忽視。這提醒了我們所有人，偉大的導師在身體死亡後仍然活着。我的其他老師很少肯定心靈感應和異象經驗是真實的；而他的書肯定了我自己的經驗。這使我完成我的教育。

我還讀了他許多關於全球事務的書。他的勇氣，以及堅持不懈地說真話的勇氣，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種持續的激勵。

無論我的健康狀況如何，我都希望能像大衛在過去幾年中那樣活躍。我喜歡他的新書 James and Whitehead on Life After Death，並期待着他即將出版的關於烏克蘭的書。

我最近聽到一個故事，有人說："大衛你是一臺寫書的機器"，大衛回答說："不，我不是一臺寫書的機器。我是一個寫書的有機體"。

格裏芬博士和小約翰·柯布博士的有機世界觀以及他們關於生態學和我們相互聯系的生命之網的教誨，使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更加清晰。

大衛·格裏芬和約翰·柯布之間的工作關係對我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他們是合作的典範，讓我們理解了什麼是在愛的關懷和創造性的關係裏。格裏芬和柯布師生通過他們的合作和共同創造的友誼讓我們了解了懷特海。通常作家不會把他們的教誨體現在現實生活中，格裏芬和柯布用50多年的合作伙伴關係向我們展示了如何生活在一個互相聯系的世界觀中。

像格裏芬博士一樣，我很幸運地與柯布合作一起發起了一個運動——“生生不息運動”。大衛的友誼之船和在中國的工作是“生生不息運動”正在建立的友誼和合作的橋梁的一部分。我們以合作伙伴的模式連接我們兩個國家。我們期待着格裏芬的精神繼續保佑我們的工作，為了我們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從美國和中國開始，激發全球的合作。

願你安息，格裏芬博士。你是一盞明亮的勇氣之燈，在這個全球衝突的黑暗時期閃耀着光芒。我們承諾像您一樣永不放棄。

【波妮·塔瓦特 (Bonnie Tawater)，美國“生生不息地球”運動代表；譯者陳一源，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學生】

向大衛·格裏芬致敬

【美】珊卓·盧巴斯基 謝雯 譯

在“演奏家”這個詞被縮小到指音樂技巧之前，它與“有德行”這個詞聯系在一起，我認爲這個詞最能描述大衛：“以活力或力量爲特徵；具有騎士的品質；英勇、堅強、勇敢、正義，具有優良的道德品質。

事實上，大衛年輕時曾是一位小號演奏樂手。而作爲一名哲學家 and 神學家，大衛是一位有德行的大師——他致力於推進真理和良善——他博學多才，受人欽佩，時常令人感到敬畏。

大衛對待思維有着哲學家的敏銳頭腦、博物學家收集真實數據的詳細細致、以及出庭律師般的盤問技巧，甚至可能會有人說他是帶着鬥牛犬的堅韌來對待思維的。

儘管他不是一位詩人或神秘主義者，但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地方都肯定了這些方法的價值和範圍。和他們一樣，大衛爲我們揭開了神秘的面紗，讓我們得以了解那些本不可知的事物。大衛不被世俗蒙蔽，也不畏懼權威，從不對前後矛盾和草率的想法感到不耐煩，他就像一條四眼魚——話說還真的有這種東西——能夠同時看到水上和水下的事物。

在一次又一次的會議上，在一本又一本的書裏，他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學者，他越過現代性的表面，潛入

更深的水域，在那裏探索價值、意義和目的。他上下求索，努力接近更大的真實。

總的來說，大衛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他立志忠于真理，忠于世界，忠于有說服力、慈愛的上帝。他相信我們來到世間是通過彼此來做更好。他懷着驚奇進行激進的探究，不知疲倦地、有說服力論證，從而向過程關係形而上學轉變，向建設性後現代世界觀轉變，使我們擺脫侵蝕生命的存在方式，轉向肯定生命的存在方式。

今日在場各位都知道：大衛·格裏芬是一個偉大的存在。猶太教的傳統說法是：“願有關他的記憶成爲祝福。”因此，我們許諾要練習記憶。這樣說不代表我們是被動的，而是有意識地努力維持和促進我們所尊重的生命所賦予的禮物。因此，“願有關大衛的記憶成爲一種祝福”，這是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裏擁抱和追求的祝福。

【珊卓·盧巴斯基 (Sandra Lubarsky)，美國旗杆大學校長、格裏芬先生的學生；譯者謝雯，三生谷柯布生態書院畢業生。】

真正具有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

裴 勇

今年年初，格老還參加了柯老 97 歲生日的線上慶祝活動，我們隔空相見，未想竟成最後一面。他的離去讓我感到非常不捨，我多麼希望能繼續看到他不斷閃耀的思想火花，聽到他驚世駭俗的深邃洞見！

2005 年，應柯布和格裏芬邀請，我到美國過程研究中心訪學，格裏芬時任中心主任。期間我發表了《爲什麼是中國？——中國之于建設性後現代運動的意義》的演講，標題即是受柯老的文章《爲什麼選擇懷特海？》啓發，他對我的演講稿提出了寶貴的指導意見。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當時一直以爲生態環保的生活方式的成本太高而不容易推行，但格裏芬告訴我其成本并不高，甚至比依賴碳能量的現有生活方式成本更低，

之所以難以推行，是資本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力阻撓，這讓我明白了事情的真實原因，從而堅定了推進生態文明的決心和信心！

格裏芬教授是建設性後現代思想、生態文明的大力倡導者，是美國真正具有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除了思想和哲學上的真知灼見，他非常關注人類的命運，關注社會的公平正義，他勇于挖掘真相，揭露資本勢力的虛偽凶惡，反對美國軍工複合體和金融吸血的假自由市場經濟的模式。當年他通過美國公開報道的信息資料，用縝密的哲學邏輯思維條分縷析點出 911 事件系美國政府和資本勢力有意操縱的真相，他的文章被資本勢力控制的主流媒體拒絕發表，甚至對他進行人身威脅和恐

嚇，當時祇有花花公子雜誌願意採訪他。幾年後經過不斷努力，終於由 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珍珠港——迷霧重重的 9·11 事件與布什政府》一書。我非常尊敬這位精神獨立、思想深邃、視野宏闊、文筆犀利、不畏強權的老師！他的勇氣令我肅然起敬，也激勵我要以他為榜樣直面這個顛倒夢想的世界！

我們都知道，格裏芬離去前幾個月就拒絕住院治療，回家靜待歸去，離去前他還跟自己的老師柯布博士說，他和柯老的打賭贏了，因為他先走了。格裏芬

的達觀無畏、視死如歸令人感動和敬佩，我相信他就是中國道家所說的得道仙人，我看到他的仙逝如同駕鶴西去。

最後，也請允許我以中國佛教的方式願他往生淨土、乘願再來，繼續為了人類共同福祉，奮迅精進，無盡傳燈！

（裴勇，華夏文化基金執行主任）

生命的底色

曲躍厚

我是曲躍厚，柯布博士和格裏芬博士合作的《過程神學》這本著作的中譯本譯者。

今天，我特意穿上了 20 年前第一次見到格裏芬博士時穿的那件襯衫（這是那時的照片），但換了一條綠色領帶。綠色，是生命的底色，是生態的符號，也是永恆的象徵。格裏芬的逝去使我想起了中國當代著名詩人臧克家的一句詩：“有些人死了，但他還活着；有些人活着，但已經死了。”毫無疑問，格裏芬屬於前者，他屬於世界，屬於永恆。

2002 年 1 月 8 日（日期在右下角）午後，溫暖、多雲、清靜，我在克萊蒙過程研究中心附近王治河博士的家裏第一次見到格裏芬博士。他和柯布博士都是我的貴人，因為他們邀請并資助我來中心訪學，使我第一次走出國門，成為中心來自中國大陸的第一位訪問學者。那天下午，我向格裏芬博士贈送了由我譯校的他主編的著作《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的奠基者》。後來，我在美國和中國又多次見到過格裏芬博士。但由于我貧乏的口語，我們并未深入的交流。

20 多年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學者對過程哲學還很陌生。盡管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懷特海的思想就已經被介紹到中國，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研究中斷了。直到上個世紀 90 年代，隨着王治河博士把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引入中國，過程哲學研究才得以繼續并為廣為中國學者所知。我們從懷特海、柯布和格裏芬那裏學到了許多新的東西。

在克萊蒙，我曾對柯布博士做過一次書面訪談。第一個問題就是過程哲學的主要觀點是什麼？他從十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這篇訪談發表在中國的《哲學動態》（2002 年第 8 期）上。我沒有問過格裏芬博士同樣的問題，但從他的著作《復魅何須超自然主義——過程宗教哲學》的導論中找到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碰巧的是，他同樣從十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這篇導論的中譯本發表在《中國過程研究》第三輯（2011）上。

《復魅何須超自然主義——過程宗教哲學》是格裏芬博士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來生”（life after death）問題的探討。這種探討顯然超越了懷特海和哈茨霍恩，因為前者并不相信來生，并把來生的實在性問題當作一個經驗問題；後者明確拒絕了這種信仰。但格裏芬論證到，真相在於，懷特海和哈茨霍恩的本體論以及過程哲學關於心 - 身關係的觀點使得來生成為可能，這種可能性乃是過程哲學和過程神學的核心學說之一。他明確指出：“作為一個考察了諸多既支持來生的可能性、又支持來生的現實性的證據的過程哲學家，我自己的結論是，它的實在顯然更為可能。”

我對來生問題沒有研究，但我相信緣分，相信來生。我相信，我會再次見到格裏芬博士，或許在夢中，或許在來生。

謝謝大家，祝福大家。

（曲躍厚，解放軍原後勤學院教授，《過程神學》譯者）

關於格裏芬的三個故事

【美】菲利普·克萊頓 宋昕霖 譯

尊敬的教授們、學者們、女士們、先生們：

我與樊美筠博士、王治河博士以及我在加州克萊蒙的所有同事一起，歡迎來自各地的客人，特別是我們的中國客人，來參加這次紀念大衛·雷·格裏芬教授的國際會議。

請允許我簡單介紹一下我的朋友兼前同事大衛·雷·格裏芬。大家也許知道，大衛·格裏芬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創始人。他還多次到訪中國並與中國哲學家成為友人。許多認識大衛·格裏芬的中國學者對過程哲學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學術也在影響着西方學者。由於大衛對中國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學術有重要影響，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共同慶祝這一連接中西學者的合作。

為了表達我對大衛哲學貢獻的感激之情，我想與大家分享我與大衛共事 42 年中的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那時我剛從本科畢業，開始研究生學習。那是 1980 年，我想見見大名鼎鼎的大衛·格裏芬。于是我寫信給格裏芬教授，他同意與我見面。那天，我騎着我的小摩托去了約 80 公里外的克萊蒙，敲開了他辦公室的門。雖然我祇期待幾分鐘的交流，但他給了我整整一個小時的時間討論過程哲學、懷特海，以及他關於如何做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的建議。

1998 年，當我驅車 700 公里去參加過程研究中心成立 25 周年紀念活動時，我對大衛·格裏芬的尊敬與日俱增。大衛是會議的組織者，上百人前來參會。作為大型活動的主持人，在他的個人演講中，大衛展示了他富有遠見的哲學，以及他對遠離西方現代主義思想的深刻理解。

關於大衛的第二個故事要追溯到他退休前教書的最後一年。那是我在克萊蒙大學任教的第一年，大衛想把我培養成他的新同事。所以他建議我們每周三晚

上當天最後一節課後，在當地一家酒吧見面。在每次會議上，我們一邊喝着啤酒一邊進行激烈的哲學討論，每次都長達數小時。大衛非常認真地捍衛自己的立場，在討論中他很少改變主意。同時，他也十分熱情友好，非常幽默。研究過程哲學對他來說是一種樂趣，他更是喜歡深刻的對話。

最後一個故事發生在幾周前。大衛曾寫信給他的幾個朋友，說他的癌癥已經無法控制了，他必須接受臨終關懷。我問他是否可以開車去他的城市，和他共度一段時光，他答應了。他的妻子安和我坐在他的病床旁。我給他帶了一瓶特別的加州紅酒來慶祝他的一生。我們不得不用咖啡杯喝，這樣護士就不會生氣了。大衛公開談論他的生活，他的哲學理想，以及他對人類文明未來的希望。他對死亡感到平靜；事實上，他計劃開始服用止痛藥，他知道這會加速他的死亡。但大衛也想完成最後一本書。我們含淚告別。幾天後，他的妻子安打電話給我，說大衛決定推遲服用止痛藥，這樣他就可以完成最後一本書。儘管疼痛難忍，他還是連續多天長時間工作，直到把書寄給出版社。在書稿完成後沒幾天，他就去世了。

大衛是最偉大的過程哲學家之一，一位杰出的懷特海研究學者，他學識淵博，為人幽默熱情，他是我的摯友。我們國際過程研究界的所有人都應給予他深刻的感激。當我們繼續建立有關過程和相關性的世界觀，並將過程哲學付諸應用時，我們知道，我們站在一個巨人的肩膀上。

讓我們深深地懷念大衛。

【菲利普·克萊頓 (Philip Clayton)，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譯者宋昕霖，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青年項目主任】

不朽

楊富斌

在追思格裏芬教授一生的哲學貢獻時，我首先想到了懷特海在《論不朽》中的幾句話。

懷特海說：“活動世界中的事物終有一死，而價值世界中的事物才是永恒的。祇有聯系這兩個世界來理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的過程性和不朽性。”某些有死的環境的直接性之所以有價值，僅僅是因為它分有了某些價值的不朽性。”

那麼，作為懷特海過程哲學第四代傳人的大衛·雷·格裏芬教授在其有限的生命中分有了哪些價值的不朽性，因而可使得我們認為他作為一個有死的個體也有具有了某種程度的不朽性呢？

在我看來，格裏芬博士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的卓越貢獻在於：第一，他明確地提出了我們應該拋棄現代性，否則我們及地球上的大多數生命都將難以逃脫毀滅的命運；第二，他明確地提出了“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概念及其基本特徵，並以之區別於“解構性後現代主義”；第三，明確地提出了“後現代科學”概念，以之

區別於“現代科學”，以說明現代科學有哪些根本性的弊端；第四，他明確地提出了“解開世界之死結”的哲學解決方案，試圖超越西方哲學傳統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長期對壘，堅持世界的過程統一性原理；第五，他明確地提出了所謂“新珍珠港”概念，以“9.11”事件為契機揭露了當代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妄圖稱霸世界的本質；第六，他明確地期待“21 世紀要成為懷特海世紀”，預示了人類哲學思想從實體哲學向過程－關係哲學發展的新趨向。

綜上，由於格裏芬博士在哲學思想上的這些卓越貢獻，他一定會在人類思想史上名垂千古，並以其富有鮮明特色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風格而永遠活在我們這些堅持過程哲學思想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的人們心中。

（楊富斌，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榮譽學院執行院長、生態文明拓展中心主任）

我們對他愛得不够

胡穎峰

我第一次知道格裏芬博士大概是在 2012 年山東大學舉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後來在編輯稿件的過程中看到一些作者寫論文會引用他的一些觀點。我真正了解格裏芬博士的哲學思想，是最近王治河老師在我們刊物組織了一個格裏芬紀念專輯。專輯有三篇文章，即王治河老師和樊美筠老師合作撰寫的一篇緬懷文章，以及楊富斌教授和王俊鋒老師分別撰寫的文章。三篇文章我讀了多遍，有一種很深的感動，既感動於無法音容兩斷的師生情誼，也感動於他們對哲學的珍重和不斷探索。我感到對於他們而言，格裏芬博士是一個忠誠於世界的生態俠哲，一個為地球生命操心的哲學家，一個卓越的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家，是生命中的一種非凡力量，

就像光芒，一直在那個地方。

我參加格裏芬博士的學術紀念會，完全出於對這位生態俠哲的仰望。當我接到邀請時我在想，要怎樣表達對格裏芬博士的敬仰和懷念？我想說，我們對他愛得不够。套用西方文學的一句話，有些先哲是獻給少數人的，但是更完整的說法是獻給無限的少數人。我願意把這句話獻給格裏芬博士。我希望我們對格裏芬博士最好的懷念，就是閱讀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他說了什麼，我們從中看見了什麼，獲得了什麼啟迪和智慧。我希望更多地懂得格裏芬博士。

（胡穎峰，江西社會科學院《鄱陽湖學刊》主編）

最好的紀念

史瑞杰

很榮幸受邀參加《格裏芬與中國學術紀念會》，感謝治河和美筠博士的出色組織以及志願團隊的辛勤勞動。剛才聽了柯布院士和幾位發言人的講話，深受教益。我雖然與格裏芬博士未曾謀過面，但格裏芬的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却深深地影響了我。記得那是1998年，我正在做博士論文，格裏芬的《後現代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1988年）剛一出版，其極具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智慧思想令人耳目一新，並成為我分析現實中效率與公平關係的重要理論參照和時空坐標。我的博士論文《效率與公平：社會哲學的分析》作為南開大學社會哲學研究叢書之一於1999年出版，書中大量引用了格裏芬和其他後現代思想家們的研究成果，此後我也一直在追蹤學習和研究建設性後現代思想。

當然，格裏芬及其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過程中，治河博士作為格裏芬的高徒，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他和美筠博士不僅積極譯介傳播以格裏芬為代表的後現代思想，而且在中國大地上深耕、實踐這一思想，使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及其生態文明實踐不斷深入人心，並在和諧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在今日之中國，建設性後

現代思想已經超出學界的純學理研究，日益成為學者、企業家和普通民衆共同追求的理念甚至信仰，而生態文明實踐也已經成為祛除現代性弊端的路徑選擇。

格裏芬建設性後現代思想的核心是關係，即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中看世界，而且這個關係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祇有在發展過程中才能協調處理好各種關係。這是非常深刻的哲學智慧，同時也是對“原子化個人主義”單純以個人為中心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反撥，更是克服現代性所造成的人際關係緊張和人與自然割裂的濟世良方。在我看來，這一深刻的哲學智慧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未來社會的構想有異曲同工之妙：“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我們今天在雲上以“格裏芬與中國”為題紀念他，我想說的是，我們深入研究、廣泛傳播、切身踐行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就是對大衛·格裏芬博士最好的紀念。

（史瑞杰，天津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原天津社會科學院院長）

真善美的追求者

陸維東

格裏芬博士，我猜您在回望此生時，應該是滿足的，因為您曾經探索過、表達過、戰鬥過。

我相信您所有的著作、思想和人格魅力就是您對神聖實在的創造性回應，我也的確感受到了。現在我心裏有一些傷感，但更多的是愛、信任與平和，而這些美好的情感部分來自於您，格裏芬博士，來自於您倡導的硬內核常識、死後生命、廣義經驗論、3P自然主義、建設性後現代世界，當然也來自於您的個人榜樣，您是一位始終如一的求真者、勇士和充滿大慈悲的公共知識分子。

格裏芬博士，您可能不知道您的思想對我個人的

影響有多大！未來您的洞見和精神會繼續指引我參與有機過程哲學、過程神學和建設性後現代理念的傳播，我會很高興這麼做，因為我相信這符合神聖實在的原初目的，而您肯定會認同這一點。

根據您死後生命的理念，我猜剛才這些發言您是會收到的，我也相信您會以一種新的生命形式繼續貢獻於宇宙的真善美。您知道的，我們愛你！

（陸維東，中國建設性後現代實踐者社群——“青色星球”發起人）

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追憶大衛·格裏芬先生

楊麗

如果說我們攝入的都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的話，無疑大衛·格裏芬先生的思想已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很榮幸在此和大家一起追憶著名建設性後現代思想家大衛·格裏芬先生。

與格老相識于他所著的《解構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的奠基者》一書，這本書使我對建設性後現代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也使我對格老的思想有點感覺，朦朦朧朧的感到建設性後現代哲學能破解教育中的許多問題，這堅定了我及我指導的研究生們研究懷特海有機哲學、研究建設性後現代哲學的決心，就這樣在磕磕絆絆中我們一直走到了今天，也取得了一些小成績，在此也非常感謝各位的指導與幫助。

2012年與格老相見，很開心，也很激動。這一年的6月8日至9日“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教育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哈爾濱師範大學召開，格老受邀，帶

病參加了此次國際會議，格老在哈爾濱呆了兩天多，也使我與格老與更多的交流機會，格老精神矍鑠，完全看不出是一位有病的老人，那一幕至今難忘，令我們感動。還記得王老師說，格老患癌癥了，這或許是格老的最後一次中國之行。但心底裏還是希望格老早日康復，有機會再來中國，再來哈爾濱師範大學！

令人敬佩的是，患病後，格老數年與癌癥抗爭，與時間賽跑，努力完成自己渴望完成的著作，表達他想表達的思想，使我們有幸讀到《空前的生態危機》等著作，感受他思想的深刻洞見性。相信格老的思想會影響更多的人！

哲人其萎，思想永存，大衛·格裏芬先生千古！

（楊麗，哈爾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緬懷格老之過程思想于我人生之會通

王俊鋒

哲學起源于對世界與人生問題探究，今西學之研究乃智性展開，可與個人生活完全脫節，實無情感共鳴。

踏上過程哲學之路，起初并非其理論，而是與柯老的會面。“不住涅槃住人間”，“藏天下與天下”可謂對柯老個人之詮釋。親切，和善，樸實不僅是初印象，至今依然未變。進而有幸于2008年在克萊蒙與王治河、樊美筠，George Derfer博士等學者接觸，深覺過程思想學者智慧幽深，光而不耀，富有生活智慧，且能將哲思與生活融合，與平凡中見不凡。通過對懷特海、哈茨霍恩、柯老、格老等譯著的閱讀，以前對自然幽而未發的思考有了更清晰別樣的認知，特別是對自然的關懷、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

哲學與我而言，更多的希望探尋安身立命之處，而非謀求生活的方式。任何一件事情，一個行動，既是心的動念，也是物的運動。既是心的，也是物的，這裏

面有太多的奧秘與文章。過程讓我首先獲得了“思自在”，而過程前輩的品行，給了我“行自在”的模範。

我和愛人鄭金容在修建的“和美生態園”，位于半隔絕狀態的福建小山村，占地面積約1000畝，建築面積8000平，有生態農業種植、生態旅遊、生態書院等功能區，在不破壞當地生態、不引入市場資本的基礎上進行有序開發，便是過程思想和格裏芬生態屋的影響的行動。西方文明行的是方便慧，然而容易引起精神之空虛，而過程思想影響下的行動，更多的是一種與自然合拍的律動，讓我回到實在的中心，是水溶于水的安然。

待不久之將來，生態園能成為我們的學習交流相聚之所，培養過程思想的年輕才俊，延續格老“覓取芝蘭次第培”之精神。

（王俊鋒，溫州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一場自然主義“信念”的宏大之證

——緬懷大衛·格裏芬

張媛媛

這是2022年最後一天，我們相聚在一起感懷逝去的人和逝去的時光，更感懷因格裏芬先生為我們帶來的那些哲思。我想說說關於信仰的“相信”。

“相信”在生活中無時不刻發生着作用。我相信：天是藍色的。每次畫畫不由自主為天空留下藍色的顏料。但從未思考為何“天是藍色的”總比“天是紅色的”讓我習慣的相信。是從小的知識教育？還是仰望天空的經驗？文字裏描述的火燒雲美倫美奐，現實裏我無數次看過朝霞滿天和夕陽鑒金。但藍色依舊是被相信的那個天空之色。

這種習慣的相信從何而來？

實際上，相當長時間裏，我對於“唯心”“主觀”與“唯物”“客觀”有着鮮明的立場界別，相信科學理性，欣賞自然主義，對形而上保持探索，留給“宗教”的則是莫名的恐慌。

2016年，因詩人白鴉推薦，我開啓了懷特海有機過程哲學的學習之旅，其後更得到大衛·格裏芬的學生王治河博士的指導。這一學習極大地幫助了我在生命關懷教育與實踐上的開拓。這一以事件為基本單元的有機哲學，打通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使世界成為具有內在關係的相互交織之網和情感的海洋。

一次，兩次，多次地研讀《復魅何須超自然主

義》，我終于一點一滴慢慢體會到“情感的海洋”中，那些“習慣的相信”的由來。人的經驗是自然中的事實，對自然的認識得于對我們身體的直接攝入，在那些意識的、感官的感知中，世界被呈現為貧乏而無情感的感覺予料，感官感知並不是我們唯一的感知方式，還有更基本的方式——非感官感知。我們唯有通過這種前意識的感受，事物因它們本身的情感性感受而被感知，同時，亦在我們內心喚起共形的情感反應。

在我的內心總是涌動着的那種“天人合一”的渴望，不正是因為我早已擁有對“天人合一”的相信。從前觸及宗教話題的恐慌，是因為我不敢相信：信仰是如此平常却真切的一種欲望，祇是要實現與某一終極實在保持和諧一致，也給生命提供了意義。

感謝大衛·格裏芬以他的一場自然主義“信念”的宏大之證，讓我被震撼，而蘇醒，並終于理解過程哲學的整體任務包括“將道德的、審美的以及宗教的直覺與科學的最普遍力量結合起來以形成一種首尾一致的世界觀”。

斯人已逝，精神長存。

（張媛媛，中山大學 One Health 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個有格裏芬的世界

于思群

格裏芬博士教會我很多，我想着重說兩件：

一、活着意味着去改變、去化解。

一個有格裏芬的世界和一個沒有他的世界，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前者是一個有問題的世界，後者則是世界有一些問題，需要去解決。格裏芬的存在，使兩

個世界不同。他使這個世界值得改變，使人間值得。

二、身為學者，意味着學着行動。

學者之職份，不在于某個圈子裏玩弄某種理論、文字遊戲，這類似于某種自慰。學者，或知識分子，意味着你面對這個世界最現實的挑戰，並且矢志以智慧的

方式去解釋、改變、升華或解決它。學者應該是狙擊手，能對準那個使我們迷失的機制的心臟，扣動扳機，不差分毫射出去。這種精確性，得益于多年的學術訓練，來自于服務生命的大願，格裏芬博士終其一生，都在戰鬥。他是一個行動者。

格裏芬博士是強大、幸運、聰穎而機敏的，然而更加顯著的是，他使得那些弱小、不幸、平凡或是愚鈍的人感覺充滿希望。他是著名的有機過程哲學家，更重要

的是，他一生都在應用這一哲學。

是的，隨着他的離去，就仿佛我們的一部分也去了；然而，因為我們知道萬物互聯互在，亦即我們活着，他的精神也活在我們之間，我們之內。所以，格裏芬博士，我知道你在，謝謝你在。新年快樂。

（于思群，生態作家、後現代有機農人）

過程美學發展的新地標：重建一個江山如畫的世界

——南京“生態美學與當代藝術”國際研討會側記

張迪 李玲

在2022年12月10日上午開幕的南京“生態美學與當代藝術”國際研討會上，國際美學協會前主席、美國長島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阿諾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教授，美國柯布研究院院長杰伊·邁克丹尼爾（Jay McDaniel）教授，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治河博士，美國旗杆學校校長珊卓·盧巴斯（Sandra Lubarsky）教授，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共同主任樊美筠教授，美國馬凱特大學哲學系柯蒂斯·L.卡特（Curtis L. Carter）教授，美國林本頓社區大學助理教授露絲·查德（Ruth Chadd）博士等著名美國過程美學家從“有機過程美學”的視角，以“藝術與生態”為主題，闡釋了藝術在生態文明時代的使命，即重建一個江山如畫的世界，從而推動了世界向生態文明發展的進一步轉向。

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南京大學藝術學院、中華美學學會生態美學專業委員會、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藝術提出的重要美學問題研究”課題組聯合舉辦，中華美學學會、國際美學協會前主席高建平教授、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何成洲教授、中國生態美學的領軍人、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終身教授、山東大學原校長曾繁仁教授、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院徐碧輝研究員、黃河科技學院生態文化研究中心魯樞元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彭鋒教授、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院長王廷信教授等來自國內一百餘位專家學者也參加了此次盛會。

開幕式由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趙奎英教授和山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程相占教授共同主持，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何成洲教授代表藝術學院致辭。何成洲院長在對參會學者表示歡迎後指出，這個會議討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藝術與生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文學和藝術總是涉及人與自然的對抗，而生態觀念啟發我們藝術應當關注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和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福祉，並增強那種人類應珍惜並愛護他們所生活的環境的審美觀念，這將有助於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他提到天人合一為中國古代思想智慧的結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當代經過錢穆、季羨林、湯一介、杜維明等人的研究和闡釋，發展出“有機整體”等新觀念，他認為這種對天人合一的現代闡釋將對生態美學和生態藝術的研究做出貢獻。

中華美學學會會長、國際美學協會前主席高建平先生代表中華美學學會致辭。高建平會長首先對何成洲院長、程相占教授和趙奎英教授為這次會議成功舉辦所做出的辛勞努力表示感謝，隨後他指出生態美學一方面始於對生態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生態美學的自然轉向也是對以往以文藝為中心的美學研究的革新與推進。他提到中國的自然、生態和環境美學研究在過去四十餘年中已經取得了矚目成果，而生態美學在未來不僅要與現代生活結合，還要推動美學基本理論的發展。這使得美學研究具有更多的面向，並通過美學的實踐改變人與自然、藝術與自然的關係。

王治河博士代表國外嘉賓致辭。王治河圍繞“感謝”“重要”和“使命”三個關鍵詞展開。他首先感謝主辦方的盛情邀請，感謝國內外嘉賓對生態美學的辛勤耕耘和對本次大會的積極參與。隨後他指出生態危機是人類面臨的最重大的危機，因此生態美學以及有機過程美學作為生態文明的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義，而重建一個江山如畫的世界是生態文明時代藝術的使命，研究生態美學和生態藝術也是當代學者的使命，生態美學和生態藝術注定將在21世紀大放異彩。

第一場大會主題發言由杭州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院、中華美學學會生態美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李慶本教授主持。美國柯布研究院院長杰伊·邁克丹尼爾(Jay McDaniel)教授做了題為《生態音樂與希望之歌：過程哲學及其四種希望》(*Eco-Music and Songs of Hope: Process Philosophy and its Four Hopes*)的主題發言，他認為過程運動的四大社會訴求是完整的人、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社區、地球的福祉和整體思維。生態藝術的意義在於激發希望，並非祇有與自然相關的才是生態藝術。在他看來，生態藝術是真實的、令人震驚與鼓舞的，其意義是與過程相關的，與宇宙的創造力協作。隨後他轉而討論生態音樂，以保羅·溫特的大地爵士和約翰·列儂為例，探討了生態音樂在過程哲學中的特殊地位。

著名過程美學家、美國旗杆學院校長珊卓·盧巴斯(Sandra Lubarsky)教授的發言題目為《過程美學和生態美學：擁抱懷特海的非感覺主義的知覺經驗學》(*Process Aesthetics and Ecoaesthetics: Embracing Whitehead's Nonsensationist doctrine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她認為懷特海的非感覺主義的知覺經驗學說對於生態美學的兩個基本目標至關重要，其一在於它致力於克服人與自然的分離，其二在於它肯定了價值是嵌入世界的。盧巴斯教授在此基礎上又解釋了懷特海的非感性知覺思想及其對發展建設性的後現代生態美學形式的重要性。美國長島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阿諾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教授圍繞《當代環境藝術的美學意義》(*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Art*)展開了發言，他認為當代環境藝術看似是新出現的藝術現象，但其實並非如此。如果我們從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傳統來看，似乎很難解釋環境藝術的發展方向。然而在他看來，環境藝術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獨特，它有着悠久的傳統，而且還在不斷發展當中。他結合豐富的环境藝術案例，探討了這種由生態美

學和審美參與理論所闡釋的藝術作品的美學意義。美國林本頓社區大學助理教授露絲·查德(Ruth Chadd)博士發言的題目是《“夢猿”：後新世生態環境的願景》(*Dream Ape: Visions of a Post-Anthropocene Ecopoiesis*)，她提出懷特海對有機體哲學的形而上學設想，對宗教和神學的僵化教條主義以及科學唯物主義的所謂普遍真理提出了質疑。人類世的技術-工業主義將生態視為封閉的、永久的或自足的系統，而非可滲透的、受人類行動的共同創造影響的系統。在這個關鍵時刻，在氣候變化的嚴重現實面前，生態學能較好地表達人類應對困難、痛苦和損失的能力，以重新想象並通過創造性的行為將這種噩夢轉化為世界上實際美的願景。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共同主任樊美筠教授的發言題目是“從藝術的終結到生態藝術——一個過程哲學的視角”，她梳理了現代藝術的發展，指出丹托的藝術終結論是以實體性、分離性和不變性為特徵的實體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樊美筠教授認為關係是內在的、本質性的，首先，一個機體就是一種關聯。其次，每一個現實體本身都祇能描述為一個機體過程，都是其後繼階段走向完善的現實基礎。樊教授提到在懷特海的形而上學和宇宙論體系中，“動在”不僅由過程決定，而且也由“關係”規定。也就是說，正是關係構成了事物本身，一切存在都是關係性的存在。而過程哲學作為一種廣義經驗論，它認為萬物的本原是經驗，離開對非藝術體驗中的審美體驗的關注，我們不能發展出任何藝術的成熟理論。過程哲學能幫助我們重建藝術與美、日常生活的聯系，發展走向深度社會-生態責任的生態美學和生態藝術。

王治河博士的發言題目是《“以通為美”——一個過程美學的視角》。王治河博士圍繞“藝術的終結”與其背後的美學、“以分為美”背後的哲學、何謂“以通為美”、“以通為美”與“過程美學”和有機過程哲學、生態文明呼喚“以通為美”以及“以通為美”對藝術的啟迪幾方面展開論述。他認為建立在實體哲學基礎之上的現代美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實體美學。支撐這種實體美學的是一種碎化思維。從這種碎化思維出發，現代實體美學“以分為美”。藝術的終結源於以分為美的實體哲學，為扭轉這一局面，應當借助過程哲學的理念，重建藝術與自然、社會、實踐、人類之間的聯系。他還指出，中國傳統美學與藝術追求道、氣，反映了“以通為美”的原則，也與過程美學有匯通之處。他認為在生態文明時代，“以通為美”哲學理念與美學思想

能够彌合彌漫在現代文明中的身心分離、藝術與現實的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

近年來，中國生態美學研究異軍突起，在國際社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本次大會在諸位美國過程美學家精彩發言助推下，中國學者對生態美學及生態藝術的理解和發言也是各呈異彩。曾繁仁教授發表題為《試論〈資本論〉的生態存在論審美觀》的演講，指出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剩餘價值論與新陳代謝論能為生態存在論審美觀提供豐富的理論資源，對《資本論》中剩餘價值論和新陳代謝說的生態意蘊的挖掘極富創見；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院徐碧輝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自然美、社會美、生態美——從實踐美學看生態美學之二》，她認為盡管如今反本質主義思潮盛行，但本質仍有其合理性，她在李澤厚實踐美學的基礎上提出的生態美十分發人深省；魯樞元教授的發言圍繞“德日進的宇宙精神學說與生態美學”展開，介紹了德日進宇宙精神學說的基本觀點。他啟發我們破解主客二分哲學，確立人與地球萬物共生共榮的整體論，以符號意識打造人類健康美好的生活；彭鋒教授在發言中厘清了國際藝術、世界藝術、全球藝術和人類藝術四個概念，這一概念很好地描述了當前藝術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的狀況；王廷信教授聚焦於傳統藝術，並提出要重構傳統藝術的生態環境；盧春紅研究員探討了生態、自然、環境和物之間的邏輯關聯，提出物作為一種生態性存在，它啟發我們思考未來應用何種語言解說這樣的物的存在；張林明副教授探討了新媒介構成的新生態環境、新共同體與新藝術；安靜副教授介紹了莫裏斯的符號學研究，將生態學思想引入符號學，啟發我們以有機整體的觀點認識符號；宋麗麗副教授從對梭羅和艾默生的對比閱讀入手，體現了從傳統人文主義到環境人文主義的轉向；孫曉霞研究員將其研究置于歷史演化進程之中，提出了對藝術與科學融合的樂觀展望，給藝術發展帶來了新的衝擊；廣州第二師範學院教授、中華美

學學會生態美學專業委員會委員聶春華教授以“哪裏有讓我們好好觀看的自然？——基于懷特海機體主義自然概念的美學建構”為題，從懷特海思想出發自然審美做出了生態闡釋，認為懷特海的機體哲學就具有一種“大美學”的性質——它關注的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自然物之美，而是探尋讓這種美得以可能的依據。

“這是一次盛況空前、成果豐碩、氣氛熱烈、進展順利的大會”。大會聯合主席、中國生態美學家程相占教授在總結時如是說。生態美學家趙奎英主席則以五重感謝、三重驚喜、一個倡議為關鍵詞進行了閉幕式總結發言。她提出本次國際論壇“帶來很多驚喜”，美國過程美學家的積極參與無疑是驚喜之一。

美國過程美學家和中國學者們一起，融合論證與例證，充滿人文關懷，將生態美學研究進一步深化，應用進一步拓展，從而使過程美學發展的也走向了一個新地標。

“重建一個江山如畫的世界”，這就是生態文明時代藝術家的使命，也是過程美學發展的新地標。換言之，就是用過程美學幫助重建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諧，幫助人與人重建動態的和諧關係；也就是用過程美學的畫筆，揭示大自然的美麗壯闊，用過程美學的畫筆縮小城鄉差距，用過程美學的音符幫助人們放慢生活的節奏，細細品味生活的美好！用過程美學的創意將破碎的山河打造成一個令人驚艷的如畫江山，讓人們像創造藝術作品一樣創造人生，讓每個人活出自己的優雅，自己的美。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伴隨着生態文明的到來，過程美學必定助推生態美學和生態藝術大放異彩。正如過程美學家樊美筠博士所說：“生態文明也是審美文明，生態文明就是一種美的文明”！

（作者張迪，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研究生；李玲，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鬱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顧問：

葉朗 樂黛雲

周桂鈿 安樂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丁宏偉

王寅 任平

劉孝廷 成長春

劉全華 劉笑敢

李晨陽 曲躍厚

陳俊偉 李惠斌

林克勤 吳國盛

楊富斌 陳榮灼

歐陽康 金惠敏

張修玉 俞懿嫻

顧林玉 魯樞元

鞠寶兒 溫恒福

責任編輯：

許迎輝